

· 農村演唱材料 ·



王 鴻 馬俊榮等著

勤儉办社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小册子包括說唱材料三篇，相声一篇，都是反映農村生活的作品。兩篇揭發办社中的鋪張浪費作風，宣傳勤儉办社。一篇批判培养干部中表現的本位主义思想，一篇歌頌集体化事業的优越性，写出農村的远景。



農村演唱材料

勤 儉 办 社

王 鴻 馬俊榮等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耗1/36 印張：11/18 字數：13,000

1956年8月第1版 195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8,000

統一書号：T10077·274

定价(5) 0.07 元

勤儉办社(唱詞)

馬 俊 榮

有个姑娘刘桂枝，
合作社里当會計。
她年紀剛滿十八歲，
今年高小剛畢業。
說文的会唱也会演，
說武的会挑会扶犁。
管服务精打又細算，
处处为合作社省开支。
我說这些話你不信，
有一段故事听仔細。
咱第一生產隊有个小伙子，
他的名字叫王慶喜。
他兩人一个学校畢的業，
现在是有空就粘一起；
虽說是眼下沒有把親定，

可是兩個人心里都有意思。
这一天慶喜進城办事兒，
回來給社里帶來許多新东西，

他拿了东西和單据。
高高兴兴去找刘桂枝：
“你看我給社里買來新繩套，
馬鞍，銅串鈴，还有馬鞭子，
我們把膠皮大車裝扮起，
車出門誰不給咱社伸大拇
指？”

說完他偷偷瞧桂枝，
只望她夸獎的話說几句，
誰知道桂枝臉上冷冷的：
“誰給你出的新主意？”

管委会計劃里沒這項，
誰叫你自己隨便出主意？”
慶喜說：“我看這些頂需要，
合作社不能和單干比，
車子破破爛爛的，
叫人看了多洩氣！”
桂枝說：“咱剛剛成立合作社，
財政力量還不充裕，
今年要買各種新農具，
還要買肥料和種子，
全社水井打十眼，
軋轆、水桶要添齊。
買物品要分清急和緩，
急等用的不能往后移，
不重要的東西多買了，
重要的東西就無法置。”
幾句話說的慶喜頭低下，
面紅耳赤汗直滴。
正是他二人都紅了臉，
社主任走進屋里問底細：
“你們兩個噘着嘴，
為了什麼事生了氣？

有意見就往外提，
不要藏在肚子里。
你們兩個快点說，
我馬上要到城里開會去。”
慶喜說：“主任我托你一件事，
給我往城里捎東西。”
主任向慶喜身旁瞧一瞧，
“吓！堆着些新繩套和馬鞭子，
你這些東西往城里帶，
到底你倆是咋回事？”
慶喜說：“都怪我好鋪張，
買回來這麼些閑東西。”
主任說：“你說的這些我明白了，
准是桂枝不給你下條子！
這東西暫時不用往回送，
咱鄰社托我帶東西，
要的話就由他們買，
要不買我給你退回去。”
主任他拿了單據走出去，
丟下了王慶喜和劉桂枝。

两个人都有点难为情，
你看着我來我看你，
还是刘桂枝先說了話：
“慶喜啊你会不会生我气？”
慶喜說：“这事都怪我，
你帮我糾正錯誤明道理，

今后还要你多帮助，
当众批評也沒关系。”
桂枝握住慶喜手：
“我有缺点你也对我提，
互相帮助齐提高，
为咱的合作社多出力。”

“勤儉農業社”(相聲)

王 鴻

甲：咦，好多天沒見你啦！

乙：的確，我也覺得好多天沒見你嘛！

甲：別跟我半陰半陽的，這兩天你上哪兒去的？

乙：到“勤儉農業社”參觀去啦。

甲：吔，勤儉農業社！很好，很好，勤儉辦社嘛。

乙：當然好囉。不然我不會跑別的社參觀去！

甲：勤儉農業社離這兒有幾里？

乙：這倒沒量過。約莫在路上走了一個鐘點。

甲：照你這麼說，大概離這裡十里路。

乙：照人家那麼說，有二十多里吶。

甲：哈，一個鐘點跑二十多里，你不成了飛毛腿啦？

乙：我不是跑着去的，是乘人家社里的“馬拉汽車”去的。

甲：扯蛋，我只聽說過有馬拉農具，可沒聽說過有“馬拉汽車”。

乙：是這麼回事，人家社里化三千多塊錢買了部小汽車。

甲：三千多塊錢就買了部小汽車？便宜，便宜。

乙：這有個講究：勤儉辦社嘛，所以買了部旧的。

甲：機器有毛病，動不起來？

乙：機器沒毛病，可惜還沒有培养出司機來。

甲：那就只好閑着。

乙：這又有個講究：勤儉辦社嘛。叫汽車閑着還行？社長找了個竅門，用兩匹馬拉著它跑。所以叫做“馬拉汽車”。

甲：可是，社里買這小汽車管啥用呢？

乙：接客送客呀！

甲：呔，真有“氣魄”！

乙：我乘着馬拉汽車到了社里，剛跨進辦公室，就碰到了社長。

甲：社長一定非常高兴，連忙搬了條凳子，請你坐下。

乙：不，社長連忙放下自己的工作，領着我，一二三，跨出了辦公室。

甲：領你去參觀他們社里的生產。

乙：領我跨進了辦公室。

甲：瞧你說的前句不接後句。怎麼跨出了辦公室又跨進了辦公室？

乙：這有什麼奇怪的，人家是千把戶的大社，一排兒有好多辦公室吶。第一次我進的是文書辦公室，挨着數下來，還有會計辦公室、生產委員辦公室、文教委員辦公室、治安委員辦公室、副社長辦公室、社長辦……

甲：得啦，你这样燒了萝卜燙了嘴似的，叫我生四張耳朵也听不全。一个合作社，要这么多办公室干什么？

乙：人家社長的看法，可跟你完全不一样。

甲：噢？

乙：社長說啦，他們这社成立才不久，所以暂时只能擺下这么个小攤子。不过，很快还要向前發展的。譬如說吧，办公室还不够用，

甲：呸，这么多办公室还不够用！

乙：当然呐。社長說，社里馬上就要成立新法接生站，没个接生員办公室还行！另外呢，还得盖几間干干淨淨、寬寬大大、漂漂亮亮的房子，叫大肚子們有个生孩子的好地方。

甲：怎么？还不能在自己家里生孩子？

乙：那怎么行呢？在旧屋子里搞新法接生，中不中，西不西，土不土，洋不洋的，象什么样子！

甲：哼，还有这么一說！

乙：社長这么談着，領我進了他的办公室。一跨進門，他的左手就遞來了中華牌香烟，右手就端來了龍井茶，轉過身又打开了一个大櫃子，抓出一大把糖果，請我随意，不要客气。

甲：你随意啦？

乙：随意啦。要不人家社長不說你沒見過世面嗎？

甲：那不是要社里破費了嗎？

乙：人家社長表示的可完全不一樣。他說，他們這社成立才不久，經費上還有點兒困難，所以招待不周，怠慢啦。

甲：這是客氣。

乙：這是道道地地的真心話。勤儉辦社嘛，人家得把大錢用到節骨眼上去。

甲：這話中聽。農業生產合作社，應該把錢用到生產上去。

乙：我在社長辦公室抽了煙、喝了茶、吃了糖以後，社長就領我去參觀社里的建築工程。

甲：嗯，這聽說過。

乙：你聽說過啦？

甲：聽說小社併為大社、初級社升為高級社以後，大大地顯出了合作化的優越性，過去辦不到的事情，現在都能辦到啦。譬如說，可以更大規模地修堤築壩搞水利。

乙：那还用說。那當然啦。

甲：唉，可惜我沒有跟你一塊兒去參觀，不曉得社員們的勁頭怎麼樣。

乙：什麼勁頭？

甲：搞基本建設呀！

乙：這，我可沒看見過。

甲：噢，你不是參觀了他們的建築工程嗎？

乙：我可沒見你說的那些。

甲：那他們在建築什麼？

乙：大禮堂。

甲：大礼堂？

乙：大礼堂。哈，可闊气啦。盖好了以后，可以容下那么三千五千个人。

甲：呸，那得化多少錢哪！

乙：人家是千把戶的大社嘛，化个三万五万的怕什么！

甲：这还叫什么勤儉農業社！

乙：怎么不勤儉呐？人家社長說啦：他們社成立才不久，各方面都还困难，所以只能盖这么个实在还嫌小气点兒的礼堂。

甲：还嫌小气点兒？

乙：要長远打算嘛！譬如說，十几年以后，吃奶的娃娃長大啦，需要位置坐。几十年以后，娃娃的娃娃又長大啦，需要位置坐。百把年以后，娃娃——

甲：娃娃的娃娃的娃娃又長大啦，需要位置坐！

乙：对对，不錯！

甲：乱七八糟！

乙：参观完建筑工程，拐了那么一个不大不小的弯兒，迎面就看到兩間漂漂亮亮的屋子。哈，你瞧吧，朱紅瓦盖頂，白玉磚鋪地，玻璃窗，水泥牆。進得里面去，陽光充足，空气流通。

甲：一間是圖書館，一間是俱樂部。

乙：呸，一間是男廁所，一間是女廁所。

甲：这么講究的廁所？

乙：每天都有來賓到這兒來參觀，不講究點還行！

甲：千把戶人家，幾千個社員，都得跑這裡來大小便？

乙：這叫做“組織起來”嘛！參觀完這富麗堂皇的廁所以後，社長又領着我參觀了富麗堂皇的男女浴室，出了富麗堂皇的浴室，就進了馬拉汽車間，出了馬拉汽車間，進了腳踏車車間，出了腳踏車車間，進了——

甲：得啦，得啦，我有一雙腦袋，也容不下你这么多的“出了”、“進了”、“進了”、“出了——抓緊點兒，給介紹點重要的事兒吧。

乙：重要的事兒？

甲：農業生產合作社嘛！當然該把生產擺在頭里啊，他們的生產忙得怎麼樣？

乙：也不壞。我看了他們的計劃，那真是又仔細、又詳盡、有眼光、有氣魄。

甲：象個大社的樣子？

乙：他們計劃着換一萬斤老來青良種，秈稻改粳稻，徹底改革耕作制度。他們又計劃着大力展開積肥運動，每畝田至少壓上四百担河泥，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

甲：這好。

乙：他們又準備着添購二十條大水牛，新買十部雙輪雙鋤犁，徹底實行深耕，爭取大面積豐產。

甲：畝畝都達到一千斤？

乙：不，一千〇五斤。

甲：这帶勁！

乙：他們又准备着發展多种經濟經營。計劃着平均每戶添兩口猪，三只羊，五只鸡。又計劃着新辟一百口魚塘，养魚十万条。又計劃着远山栽雜木，近山种果樹，路旁植梧桐，河边插楊柳。

甲：綠化可爱的家鄉。

乙：說得对。这計劃可把我感动了。我就跑到田里去轉了一趟，滿眼——

甲：全是忙生產的人。

乙：一个人也沒有！

甲：人呢？

乙：有的在砌大礼堂。有的在家里生气。有的想干活，可沒得活干。因为要选种沒种子，要鋤地沒鋤子，要畚泥沒畚子，要耕地沒犁子，要植樹沒樹子。所以只好在家里晃膀子。

甲：看你說得牛头不对馬嘴的，剛才你不是說，光換的良种就有一万斤，光新買的大水牛就有二十条，光——

乙：你听的牛头不对馬嘴，我說的是他們“計劃”着那么办呀！

甲：計劃了就該实行呐！

乙：实行？（伸手）拿錢來！

甲：沒錢？

乙：有錢。都花光啦！

甲：你沒有給他提個意見？

乙：我正那麼想着，忽然從村子里來了一個社員，後來又來了十來個、百來個，一個個地搶着問社長：“為什麼不添耕牛？”“為什麼不置雙鐮犁？”“為什麼不修水車？”“為什麼讓我們閑着不干活？”

甲：這一下可把社長問住啦。

乙：沒問住。他把手一叉，臉一沉：“什麼添耕牛，修水車，不能這樣要錢，我們得‘勤儉辦社’嘛。”

（原載“江蘇文藝”）

王社長的遭遇(說唱)

廖 昌 柳

王社長在房中來回打轉，
口里头不住叭着叶子烟。
有时候高兴得笑容滿面；
有时候又見他愁鎖眉尖：
因为他接到了通知一件——
專署开办“農業技術訓練班”；

要在社員中認真挑選，
选一位青年妇女學習鑽研。
喜的是學技術能增加生產，
愁的是人選上實在困難。
想過來想過去難有主見，
到社里去找副社長王青元。
一進門見了青元面，
“嘩嘩嘩”抖開了通知單：

“青元，你拿去看一看，
看派誰參加訓練班。”

王青元看完笑瞇了眼：

“有呵！現成的人才——李玉仙。”

王社長听了象冷水潑面，
想直說又覺得不大好談。

忙說道：“老弟你再想想看，
怎么会落到李玉仙？”

王青元扳着指頭算又算：

“李玉仙是一個青年團員；
有文化勞動好人又能干，
平常間對技術又肯鑽研。”

王社長听了忙分辯：

“李玉仙條件合沒有話談，

凡事都要从远处打算，
我看她不适合去進訓練班。”

王青元是个直性漢，
最怕說話繞弯弯：

“社長，請你爽快点，
把不适合的道理談一談。”

王社長把凳子挪攏点，
慢慢吞吞發了言：

“我和玉仙沒有嫌怨，
愛她如同親女一般。
你看她今年已經十八歲，
走婆家只在轉眼間，
說不定剛學成兩翅一展，
我社里白白操心才叫冤。
好容易培养个技術骨干，
就應該为社里考慮周全。
媳婦們靠得住呆得長远，
我想叫二娃媳婦參加訓練
班。”

王青元忙把話截斷：
“社長，难为你想得这样寬；
人人都照着你的好打算，
我社的小伙子都該打單。”

王社長一听板起臉：

“問題不要太扯寬。”

青元說：“別人家苦筋拔力养
个閨女，
还不是嫁到我們社里來下力
种田。

李玉仙虽然不久要嫁出去，
她那边合作社同样需要技術
員。

这是为國家培养骨干，
怎能夠光为自己打算盤！”
社長說：“事來就往事上談，
大道理誰不会說上几篇！
我不能現鋼不打把鉄煉，
要知道學習的机会也很难。”
青元說：“保送學習要看条
件，

閨女、媳婦是一般。
机会难得，派人更不能太隨
便，

誰夠条件誰当先。”

兩人的意見如冰炭，
社長說：“好吧！晚上开会再

商談。”

眨眼間太陽落坡天已晚，

吳桂枝來找李玉仙：

（白）“玉仙姐，有好事告訴你。”“什麼好事呀？這樣大驚小怪的！”“我們社里叫我進農業技術訓練班。你社一定是保送你羅！”“我不知道。”“別逗着玩了。”“真的不知道！”“真不知道！走，我同你到你們社里去問問。”

他兩人進了合作社往里看：
辦公室有燈光吵嚷聲喧。

聽見王社長高聲談：

“一句話，我不同意派李玉仙！”

玉仙听了心抖顫，
萬顆尖針頂門鑽。

吳桂枝拉她窗下站，
又聽到社長在發言：

“保送閨女學習我不願，

給別人培養干部實在熬，
还是在媳婦當中來挑選，
條件差一點也無關。”

李玉仙話未听完手脚軟，
止不住淚濕眼睛圈。

不願意听下去她回头走，
一溜烟跑出屋外邊。

吳桂枝見事不妙忙追趕，
出門來不見李玉仙。

心里頭抱不平返身回轉，
要听听到底派誰去進訓練班。

这时候辦公室出來人一個，
原來是桂枝的未婚愛人王春軒：

“桂枝，你是不是有事來找我？”

“對，我有事正要找你談。”

春軒說：“我們社里在開會，
為派人去學習爭吵半天。”

桂枝說：“你爹的話我和玉仙
都聽見，

硬是本位思想見解偏。

我們社決定派我去學習，
就不象你爹只替自己打算
盤。”

王春軒聽說桂枝學習多高
興：

“当真嗎？這件事叫人好喜
歡。”

桂枝問：“玉仙姐的事怎
么办？”

王春軒接着答了言：

“我家爹性情犟難扭轉，
我和他爭吵了大半天。”

桂枝說：“光是爭吵沒有用，
要把道理對他談。”

吳桂枝思索了好一会，
忽然湊攏春軒耳朵邊，
唧唧咕咕說一遍，

春軒點頭露笑顏：

“好，我們就照這樣辦，
小鬼，你想的辦法真周全。”

王春軒匆匆回到屋里面，
坐在王青元身旁邊。

這時候社員們正在爭辯，

他把這“機關”悄悄告訴王青
元。

王青元邊听邊笑往外看，
沒好久桂枝推門到跟前：

（白）呵！你們在開會呀！

故意縮腳車身轉，

屋里轟動眾社員：

（白）“桂枝，來，來，坐一下
吧”！

青元說：“你也給我們提點意
見；

我們的會正開得熱火朝天。”

王社長一見未過門的新媳
婦，

也隨聲打招呼心卻不安：

媳婦在場許多話都不好談，

這事情真叫人有點作難。

吳桂枝坐下來不久點，

王青元故意對她談：

“我們討論的是保送學習事
一件……”

桂枝忙問：“可是農業技術訓
練班？”